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七五・史部・詔令奏議類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六十九卷附錄九卷（附錄卷一至卷九）〔宋〕李綱撰……………一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四卷〔宋〕吳潛撰……………九七

太平金鏡策八卷（存卷三至卷六）〔元〕趙天麟撰……………二〇七

葉文莊公奏議四十卷〔明〕葉盛撰……………二三三

晉溪本兵敷奏十四卷（卷一至卷七）〔明〕王瓊撰……………五六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一

後學同郡畏庵朱欽彙校

文林郎邵武縣知縣秦和蕭洋編梓

邵武縣儒學署教諭事嚴陵洪鼎校正

靖康傳信錄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
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
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
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丘除

傳信錄附卷一

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
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
寧江以二年春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
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關畿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
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
以援王室追念自己之冬迄今纔歲餘一息之進退榮
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真楚耶然一歲之間
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於崇觀
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後去冬致寇其病原於去冬
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

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
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
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
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慈姚平仲
初寨之小劔而忘周亞天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
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
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
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整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
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
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徇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

傳信錄附卷一

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
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為事掃去偷惰
苟且之習媚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
於此錄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上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幹离
不為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
以國相粘罕為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
遼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
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間賊馬逼近始遣李

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
皇太子為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然無策津遣家屬散
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楫運寶貨為東下計於是避
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為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學
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
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中宗社是也而建以
為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
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
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非時請對為上極言之使言不合
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

本傳信錄附卷一

三

余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
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
萬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
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
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
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
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
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因言李綱之論蓋與
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手執至文字庫祇候引
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者劄子待對文字庫上

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
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日官班垂拱殿下宣示
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八居禁中覆以御袍皇
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君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
夜半少蘇翌日又圖辭不從乃即入位御垂拱殿見宰執
百官時日有五色雲映輝帝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
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母道君皇后曰道君太
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顯景
園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
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年迪實草赦書而不著

本傳信錄附卷一

四

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
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
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澤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
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
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
能誦憶嘗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叙謝訖因
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
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
樂然明白下現有虜為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
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

勢必消縮請和辱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之堅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

本傳信錄附卷一

五

日有旨除兵部侍郎即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于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為行營副使以余為參謀官團結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為恭謝行官使宇文粹中引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韓萬不之兵距河濟州不守舉方平戰舛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違事求見者皆許待賜對四日余待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

奉鑾輿出侍養鄧間余竊思以為不可適遇知東上閣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

本傳信錄附卷一

木

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通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為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

用之於有事之日今日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
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
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余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倘
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
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
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
謝且叙所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
食于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次
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稅副之余為
一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

傳信錄附卷一

八七

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
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
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
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
事宗社朝廷且將為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
侍王孝錫從旁奏曰中官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
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母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
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趙二王
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
印中使追還中官國公因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

是夕宿于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內東門司中官國公之行
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今狀詰旦決
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
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探甲乘
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襍被皆將升車矣余遑遽無策因
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危從以巡幸乎
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
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
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

傳信錄附卷一

八八

一中道散歸陛下執與為衛且虜騎已逼汝知乘輿之去
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輶行余謂宰執
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
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
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閣于久
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叙金人挾順
歟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
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年皆感泣涕泣於是固守之議始
決是日以余為親征行官使馬軍太尉曹瑁副之白時中
罷相以李邦彥為太宰一張邦昌為少宰吳敏知樞密院

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足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

傳信錄附卷一

九

掛氈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欄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兵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碩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急緩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于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轉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監之所易豆山

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聽於其間故知可以為募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余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鉤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枳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

傳信錄附卷一

十

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濠以礮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驗認即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姦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搥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壓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機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

殺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
立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于城上如蠅毛士卒
亦有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
庫酒銀梳絳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中間殺
賊數千人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
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
斬竟侯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
殿奏事引使入對出幹离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
之意聞上內揮顧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
工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

宋傳信錄附卷一

宋七

命李稅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余留身問所以
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今虜氣方銳吾
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
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稅柔懦
恐誤國事也因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
幣之說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僞以為之
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
措置合宜彼當戢飲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
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
機願陛下審之上願以為然余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

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稅是
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离不者南嚮坐稅望之等北面
再拜膝行而前幹离不遣燕人王訥等傳道語言謂郿城
破在頃刻所以致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
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絹絲
各一百萬疋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王為伯父
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
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日一紙付夜等達朝廷
稅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
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稅至自大金軍前宰執同對于崇

宋傳信錄附卷一

宋三

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通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
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尋倍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
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欲況都
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固勢屏蔽統為三鎮其實
十餘郡地塘濶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
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
親王不當往為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
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
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
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

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為然方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為群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陛下下此顧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尚

本傳信錄附卷十

十三

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為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為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為後圖而宰執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官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獨余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遺多揭長勝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

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余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勝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勝所令傳聖旨收勝歸行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芻糧授罷甲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真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

本傳信錄附卷十

十四

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曠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為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為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兼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勅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使所欲行者託以

之往不復關報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醢之餉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殮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讎之上六稱利用行

本傳信錄附卷

十一

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戒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中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

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爲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種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重賞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

本傳信錄附卷

十六

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滯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韓萬者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雖種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快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立門爲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立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守將出次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

士以神臂弓射卻之是夜宿於城外而仲者前一夕胡寨為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為种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遂謂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韓離不遣使以謂用兵特將帥所為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

宋傳信錄附卷

七

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能余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資白金綬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道街巷呼聲震地擗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取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為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予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

內侍二十餘人又詔罷宰相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壅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為眾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并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乃遣字

宋傳信錄附卷

八

文惠中齋詣金入軍中復差賊高秦指為割地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為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中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麗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為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

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遂去是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究不作初賊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疋者有妄以平民為姦細而斫傷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子良厚康王素不膽氣臂力善射召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怯然無所畏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後

宋傳信錄附卷一

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棧渡河徑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為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金人羣戰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兵

為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昉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既為國人所斥遂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懋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孝迪罷中書侍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政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

宋傳信錄附卷一

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皆予盡遣城下兵以壯幹離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曰幹離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急遣還

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商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薄沔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為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會議以三鎮為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

本傳信錄附卷一

廿一

以祖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李悅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宮觀以翰林學士何鼎為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為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為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舟與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敝運磚瓦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得

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木被之屬市駿驥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遶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

本傳信錄附卷一

廿二

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必領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狹道君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顓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為憂

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
居禁中出入正門於以八宣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
綱令一人來其晚聖言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
臣及吳敏來無他欲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
臣願前去奉迎如蒙恩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
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然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
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官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
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
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
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六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奏知

傳信錄附卷

廿三

乞依趙野例惺前奏書子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惺中於
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且叙致方艱危中蒙上權
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
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一余對曰朝廷見以頤
景園為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是稟道君太上皇帝
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
居禁中余對曰以皇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
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
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
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一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

措置令是方得因泣語他事余拜辭登岸因乎內侍楊修
李休等三人坐惺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巨擘也以余
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
寧德宮後欲一列禁中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
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
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
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別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
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恩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
而道君太上皇后入門日轟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
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

傳信錄附卷

廿四

日道君御惺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
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
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
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
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權用於國
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
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
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任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
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
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不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

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
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
於聲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
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
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
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
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
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
決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遯庸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
恐為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兩宮

宋傳信錄卷一

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
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
毀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辭釋謂追贈司馬光止
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姦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
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
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
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忿然為
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
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
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四聖

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
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
內出玉帶金魚袋古篆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
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
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
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
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
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
辭再對于極殿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
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

宋傳信錄附卷一

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
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
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
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
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荅曰覽卿
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
下對于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荅語上嘉勞
父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
納有旨不允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勝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探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

傳信錄附卷一

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其言既退再召對于睿恩殿賜茶訖南仲急起奏曰臣適過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構上民伏閣者豈可更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衛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鑒與還朝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乎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

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爲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下拜辭上而出居客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上上皆批荅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召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一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殿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朕四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不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

傳信錄卷二

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鳴鼓棄狹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其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造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無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亦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錯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乃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